

RAPID DOMINANCE,
A FORCE FOR
ALL SEASONS

★ 世界新军事变革译丛 ★

迅速制敌

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美〕哈伦·厄尔曼 詹姆斯·韦德 著
滕建群 王春生 译

HARLAN UHMAN
&
JAMES P. WADE

新 华 出 版 社

RAPID DOMINANCE
A FIRST FOR
ALL SEASONS

《世界最佳军事书籍》第 1 名

迅速制敌

——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美】约翰·博尔顿 詹姆斯·博尔顿 著
陈建刚 王德胜 译

快速制胜之道
快速制胜之道



迅速制敌

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美〕哈伦·厄尔曼 詹姆斯·韦德 著

滕建群 王春生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 (美) 厄尔曼, (美) 韦德著; 滕建群, 王春生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11-6424-X

I. 迅… II. ①厄…②韦…③滕…④王 III. 军事理论 IV. E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261 号

京权图字: 01-2003-5293 号

Rapid Dominance, a force for all seasons

by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8

by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in 2003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迅速制敌：

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美〕哈伦·厄尔曼 詹姆斯·韦德 著

滕建群 王春生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bs.126.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9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24-X/E·56 定价: 1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先发制人”和“速胜论”的 基石之作

如果没有 2003 年 3—4 月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国的读者也许不会知道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等几位美军将领，更不会知道他们在七八年以前在华盛顿葱绿的郊外高谈新战略和新战法所得出的结论：以“震慑与畏惧”来达成“迅速制敌”，即被这场战争“炒热”了的“震慑论”。

也就在美英联军还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狂轰滥炸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哈伦·厄尔曼和小詹姆斯·韦德的两部著作：《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和《迅速制敌：建设一支全天候的军队，达成震慑与畏惧的技术与系统：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同时也围绕“震慑论”的相关问题，在国际互联网上采访了主要作者之一——哈伦·厄尔曼先生。在完成第一部著作《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翻译出版工作之后，我和我的同事王春生同志又立即着手翻译第二部著作《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作为“震慑论”的姊妹篇，《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达成“迅速制敌”目标的理念、特点、部队编成、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一理念将要面临的政治、预算和社会等方面的反应。该书认为，“迅速制敌”理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行理念的国防理念，而且由此所产生的“迅速制敌”部队也完全不同于现有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对力量”型的部队。如果说《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是对“震慑论”的初步探讨，偏重于“震慑与畏惧”的话，那么《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则更偏重于具体方法的研究，偏重于“迅速制敌”之道的论证。作者提出，他们的用意就是要给国家决策者提供一整套能够快速应付危机、打赢大规模地区战争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工具包”，提供一种“革命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路。两部著作构成了“震慑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美国现行的国家安全战略（“先发制人”）和作战思想（“速胜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著作的最后，作者还附录了一个长长的技术清单。据作者自己认为，这样一些技术（不是全部）为达成“迅速制敌”目标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从而把“迅速制敌”理念所提出的四个特性变成现实：对敌、对友和对自己的全面认知；达成“迅速性”；在行动中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才能；对战争环境的控制。最后，作者大声疾呼：要把“迅速制敌”理念立即付诸实验，为

全面实现“震慑论”中提出的目标而准备。

正如译者在《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的说明中所写道的，“震慑论”从默默无闻沉睡档案馆中到今天一鸣惊人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是美国政府对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考的结果，这里不多赘述。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震慑论”从战略和战役层次上满足了小布什政府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理论需求。

在战略上，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要推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美国媒体评论称，“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主导冷战时期、以“遏制”和“威慑”为核心的安全战略的终结。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今天的美国正在享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保卫美国不受敌打击是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天，这一任务已发生剧变。在过去，敌人需要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工业能力来置美国于危险中。现在，隐蔽的个人网络系统可用低于一辆坦克的代价给美国带来浩劫。恐怖分子组织起来，进入开放的社会中，并把现代技术变成对付美国的工具。”布什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敌人的舰队和集团军对美国的征服，而是美国正处于激进主义和技术进步的十字路口，美国的敌人正在寻求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以及投送工具。因此，美国将完全放弃坚持了50多年的“遏制”和“威慑”思想，而随时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

政府主张，“在谋求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如果有必要，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干，以能对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行使美国的自卫权。”“先发制人”打击的设想是，“在威胁成形之前便对它们采取行动。”在新世纪，“和平与安全的惟一途径就是走行动之路。”布什政府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型战略，对像伊拉克、朝鲜等所谓的“流氓国家”动不动就提出武力解决的威胁，直至一举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显示出本届政府的强权政治和霸权选择的走势。

在战役层次上，近年来，“速胜论”占据美军作战理论的主导地位。1999年，美国国防部提出要“开发新的联合作战概念和能力，以提高未来联合部队指挥官快速和决定性地实施特别有挑战性的重要作战任务的能力。”2002年，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在“千年挑战——2002”的实兵演练中检验了“快速决定性作战”（RDC）概念。“这是联合部队司令部提出的一个试验性作战概念，旨在同时且连续不断地打击敌人。它利用美国联合部队在认知、精确打击和机动上的不对称优势，打击敌人的关键性能力，产生最大的震撼效果，从而挫败其作战能力和战斗意志。”

可以说，“震慑论”与美军主张的“速胜论”相吻合，因此为美军所吸纳就不足以为奇了。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提出的“震慑论”从战略和战役两个层次上顺应了美国当前的现实需要，成为美国现行国防政

策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石之一，因此为美国当局所吸纳，几位作者和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而走红。

为了让广大读者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提出的“震慑论”，我们此次把他们的第二部著作《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一书翻译了出来，作为《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补充，以飨广大读者。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武志铭、鲁国仁、石天华、沈明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了新的技术用语和新理念用语，加之时间仓促，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滕建群

2003年8月于北京

引 语

近年来，在战争的技术领域发生着一场革命。全新的武器已经诞生。在毁伤力、射程和投送速度方面，它们超过了我们已知的所有武器……

面对这种迫切的需要，无论在作战计划与控制，还是在新型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上，我们都不能允许不同军种的观点去决定美国防务的本质内涵。此时此刻，放任管理上的混乱和军种之间的争吵，都将引向灾难。我坚信，美国国家的安全需要绝对不能受制于陈腐的或某一军种的战争观念，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美国总统、陆军上将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

1958年4月3日

前言

研究小组的说明

我们提出了一种挑战。在深思熟虑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确立出一种作战理念，这种理念可提供一种完全另类而且又十分可取的方法，来利用国家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的安全。我们提出的挑战在于，如何更好地提供达成上述更广泛政策目标所必需的能力、硬件和结构。

1995年，我们研究小组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很乐观地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成为筹划和使用军事力量“新”的、或者至少是“可供选择”的战略理论的基础。后来成员稍有增加的本研究小组独具特色地汇聚了一批富有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经验的人士，包括多位负责制订和执行1990年和1991年“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计划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将官。他们是：前大西洋总部司令、前北约南欧盟军司令部司令、前科威特战区多国部队的空军部队指挥官、前美国第7军和第18军军长。另外，还有两位资深的前国防部官员，他

们在制订政策以及研究、发展和技术方面有着特殊的专长。

产生“迅速制敌”这一构想的原因，部分在于直觉，部分在于我们所面对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特点的担心，部分在于我们对如何为未来塑造和如何建设美国军事力量所怀有的忧虑。直觉指引着我们回归到公认的主要政治和战争原则上，而且以这些原则作为我们开始这次探索之旅的指针和地图。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判断：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如果不是像当前广泛使用的“决定性力量”理论所构想的那样，不仅仅专注于摧毁和消耗敌方军事能力，而是主要集中精力去左右、影响并最终控制敌人的意志和看法，那么美国的军事力量可能会变得更有效些。

我们断定，可引起和造成影响和塑造敌人意志和看法这一结果的方法，是使用“震慑与畏惧”。我们认识到，要使这种理念行之有效，“震慑与畏惧”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恐吓力、胁迫力和威胁力，以说服、逼迫或威吓敌人，使它接受我们强加于其上的战略、政治或作战目标和目的。如果“震慑与畏惧”未能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决定性力量”的能力仍将是美国军事态势的必要组成部分。1997年初，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题目是《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

正如我们在那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使用武力去影

响敌人的意志或依靠“震慑与畏惧”去达成必要的目标，这种见解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且按照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项研究确实富有新意之处也是它所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在于把影响敌人意志和看法的意图转变为造成“震慑与畏惧”的实际能力。反过来，这一点又意味着把这些“迅速制敌”要求用作主要的决定因素，来发展军事理论、战术、能力和武器系统，以产生足以影响意志和看法的“震慑与畏惧”。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主要挑战。如果你认为值得行动起来去应付这种挑战，那么我们请你继续往下读这部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年复一年出现的 2500 亿美元问题^①就是如何达成上述目标。作为回答，我们认定，本过程的下一步将是：以进行并打赢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为根据，发展通过使用“震慑与畏惧”而达成“迅速制敌”的具体部队和能力，然后验证、评估和试验这种部队设计。

我们更进一步地希望，这支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实际性“迅速制敌”部队，其能力和潜力能够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这样，我们便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向下一个步骤，即参照当前的部队结构及美国政府规划好的未来型部队的结构来对其进行比较和验证。建立这支“迅速制敌”部队的主要意图是，在战略和战役的数个方面

① 指美国每年一次的国防预算问题。——译者注

——包括在不同时间上——扩充和扩大可供总统和国家使用的政治与军事“工具箱”。

我们的设想是，达成“迅速制敌”部队的的能力必须适用于完成从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到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全谱”任务，并且可随时用于整个范畴。只有这样，这支部队才能算作可行和有效。因为“迅速性”的含义正在于此，我们寻求为总统提供一系列几近于即时反应的手段，保证他能够投送致命性或非致命性武器，并且能够采取其他重要行动，以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为了确保可信度，不管美国在其关注的地区有没有已经部署好了的部队，这些反应举措必须是及时的，而且也是可以利用的。因此，我们寻求去确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构想出一系列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所需要的能力和选择方案。目前已计划好的系统，即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达成“迅速制敌”目标的系统，无法实现这其中的许多构想。

最后，我们期望，“迅速制敌”部队及其为影响意志和看法而对“震慑与畏惧”的应用，将能够以数量“减少”、但拥有至少和今天作战效果相同的部队去达成既定的战略、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且，取得上述结果也会更加快捷些——如果部队没有（预先）部署在发生危机的地区附近，这将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创造“迅速制敌”这个术语，正是基于这些优先考虑的作战因素。“迅速”一词由此又从另一个方面使“迅速制

敌”这一概念跟其他的战役和战略原则区分开来。

在许多危机中以及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部队集结阶段，如果拥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能力和不需花费相当长时间用于部署或协调的方案，那么美国将显然处于有利的地位。例如，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我们费时整整6个月才部署完当时据认为能以最大的冲击力和最低的我方伤亡代价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所需要的所有部队。我们知道，组建国际联盟和在国内赢得对战争的支持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慎重的外交活动。但是，即使在强调战备的今天，用30天至60天的时间部署“决定性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证明为时过长。“迅速制敌”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一个军事“工具箱”，其中含有的选择方案可更迅捷地投入使用。

在粗略地描述了“迅速制敌”的基本原理后，我们想强调应注意的几点。

首先，对人类的易犯错误性和历史保持客观的认识至关重要。例如，回顾1941年，我们认为，当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美军并没有在思想上或战备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只是在太平洋、北非等地以及欧洲上空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败之后，我们才取得了确保胜利的作战技能和优势。换句话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时候除了惨败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够消除平时的一些习惯了。

那场战争结束 20 年后，我们又卷入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是在越南。我们认为，我们在军事、战术和技术上都远远优越于一支似乎只善于打游击战的军队。1965 年，发生了艾阿德兰山谷之战。3000 多名越南北方士兵被打死。我们的损失只相当于其一小部分。我们把这次战役看做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完全是一边倒作战行动。但是，这一结论有其谬误。

越南北方的总指挥官武元甲将军有意用其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对美军战术的了解。这种了解，加上耐心以及旨在影响美国公众意志和看法的战略，为越南北方赢得了优势地位。10 年后，他们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和越南南方输了。

与越南有关的这些记忆一直挥之不去，而美军竭力摆脱这些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公众眼里，1990 年至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军摆脱了越南战争阴影的有力佐证，也是美国军事实力的有力证明。在美国历史上，这可能是一场绝对一边倒、实施得最漂亮的战争。然而，如果我们允许骄傲自满和自鸣得意来替代有益的怀疑，替代避免把下一场战争只看作这场战争之重演的努力，那么我们既不明智，也不慎重。我们必须记住，在未来的危机中，我们也许没有 6 个月的时间去做好准备。

第二，尽管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技术当成“银弹”，或当成具有魔力的惟一药

方。我们一直在努力根据“迅速制敌”及其主要特性和要求，来选择和引导技术和技术系统支持“迅速制敌”的目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来说，我们在此列举的系统要么已经开发出原型，要么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可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系统都将具有实际作战的能力。然而，我们认为，即使所列举的系统在未来被证明存在着问题或不足，美国也有足够的技术活力来提供替代性的选择方案。

我们还注意到，任何单位或机构的成功程度取决于组成该单位或机构的人员。如果美国想在世界上保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我们必须毫无疑问地继续在征募、训练和保留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优秀军人方面进行绝对必要的投入。

要说在我们的这项研究中存在什么遗憾的话，我们倒是注意到一点。人们习惯于根据其活动空间范围来指称军事力量，即海、空、陆和太空部队。我们想起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提出的忠告，因此竭力寻求取代“海、空和太空”这样一些说法。我们认为，以活动空间范围或军种的划分来指称部队，可能常常带来太多的包袱，这些包袱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则是无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尚未取得成功，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使用“无缝隙”这一表达方式。和“联合”一词比较，我们使用“无缝隙”一词类似于把莫扎特只称